



XITELE
FUGUAN
DE
HUIYI

希特勒副官的回忆

〔联邦德国〕尼·冯·贝洛 著

张连根译 吴衡康校

希特勒副官的回忆

〔联邦德国〕尼·冯·贝洛著

张连根译 吴衡康校

吉林人民出版社

Nicolaus V. Below
ALS HITLERS ADJUTANT

1937—45

v. Hase & Koehler Verlag, Mainz 1980
本书根据联邦德国哈泽—克勒出版社1980年版译出

希特勒副官的回忆

〔联邦德国〕尼·冯·贝洛 著
张连根译 吴衡康校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浑江市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5.75印张 352,000字 4插页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900册
统一书号：11091·93 定价：2.10元

译校者前言

在世界现代史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纳粹德国兴亡史和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其人的历史占有重要的地位。研究这些历史，总结这些历史的教训，对分析当前国际关系的各类重大矛盾，特别是国家集团间的矛盾，探索矛盾的发展，发挥人们对历史进程的主观能动作用，具有积极的意义，尽管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

过去介绍到国内来的有关这方面的史料或专著，以英美人 and 苏联人写的居多数，德国作者写的还不多见。因此掌握来自多方面的丰富材料，经过比较研究，鉴别核实，去伪存真，对于开展历史研究至关重要。由于这个原因，译校者特尽绵薄之力，将尼古拉·冯·贝洛的《我所了解的希特勒—希特勒副官的回忆1937—1945》译出，介绍给我国的读者，以供研究参考。

尼古拉·冯·贝洛1907年生于普鲁士贵族家庭，中学临近毕业时参加陆军，不久接受空军训练。1937年6月至1945年4月在希特勒身边当空军副官。最后的军衔为空军上校。初期，这个普鲁士军人对纳粹党是持反感态度的。后来奉调在希特勒手下工作，因受器重和笼络，成了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和亲信。他目击纳粹德国的兴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始末，和法西斯元凶希特勒共事几近八年；最后，在苏军攻克柏林之际，还参与了希特勒和埃娃的婚礼，是希特勒私人遗嘱的见证人。在希特勒自杀的前夕才逃离总理府地下室。

战后，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和希特勒的书籍大量问世，作者认为其中不无失实之处。为了澄清一些史实，为了谢绝要求提供希特勒史料的不断来访，乃于1980年写成本书。贝洛自称，他的著述尽量保持历史的真实性。当然，象贝洛这样身份的人所作的亲身经历的报道，有其可取之处；但是我们也不应忘记，作者无论怎样标榜“客观”，作为普鲁士贵族出身的军官，希特勒的亲信，在观察问题和记述耳闻目睹的情节时，不免带有阶级的偏见，字里行间甚至还存在同情和渲染希特勒之处。请读者注意批判。

本书按年序叙述，从1937年6月作者奉调至希特勒处任空军副官时起，着重讲到1945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纳粹德国灭亡，最后，作者又谈了一些关于自己的潜伏生活、当战俘的遭遇和受审的情况，讲到1948年5月为止。

贝洛叙述的主要内容有：纳粹与陆军的矛盾，希特勒利用矛盾独揽军事大权的细节；武装干涉西班牙的一些内幕；并吞奥地利的纪实；慕尼黑阴谋的见闻；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意图；进军波兰和波兰反应的始末；进攻挪威、比利时、荷兰、法国的过程和结局；对英作战；对巴尔干的占领；对美宣战；对苏战争初期的胜利和后来的危机；意大利的投降和德国对意大利的占领；1944年7月20日希特勒遇刺的情景，希特勒对抵抗运动的镇压；苏、英、美的反攻，德军全线崩溃；本土战争和柏林的陷落等等。作者主要着墨于希特勒和决策机构的活动。此外，贝洛也费了不少笔墨描写希特勒的作风，生活情趣和笼络人心的手段等等。作者所介绍的情况，除了一般有关史书中涉及的以外，也有不尽相同和未曾见闻之处。

接触纳粹德国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不多的读者，在阅读

本书时，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希特勒这样一个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大独裁者，对外恣意进行侵略和掠夺的战争狂人，许许多多德国人何以会任其上台，何以会任其发动侵略战争，何以会跟着他走向灾难深重的战争的深渊，下面打算扼要地介绍一些背景知识，以供参考：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及其同盟国奥匈帝国等失败告终。1919年6月28日英法美日等战胜国在巴黎凡尔赛宫与德国签订了凡尔赛和约。和约的主要内容是：德国将阿尔萨斯—洛林让予法国，萨尔煤矿归法国；德国的殖民地由英法日等国瓜分；德国向美英法等国支付巨额赔款；德国承认奥地利独立；限制德国军备，并规定莱茵河以东五十公里为非军事区。列宁说，这是一个把几千万人置于奴隶地位的强盗和约。^①它是在帝国主义矛盾与牺牲战败国和被压迫民族利益基础上订立的，它本身就埋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根。^②和约签订以后，德国帝国主义便利用人民对和约的仇恨，不断在人民中煽动民族主义、复仇主义和种族主义，力图重整旗鼓，东山再起。这些条件就是鼓吹侵略扩张的纳粹党建立和发展的温床。

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1929—1932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波及德国，大批中小资产阶级破产，大量劳动者失业，流落街头。德国垄断资本因危机受到的损失，则被转嫁到广大群众身上。危机严重地打击了德国经济。当时德国生产急剧下降，整个工业生产退至三十年前的水平。德国失业人数居欧洲首位，1933年达六百万人。1930—1933年，德国爆发了一千多次罢工，农民运动不断高涨。德国政局激烈动荡，多次更迭政府。

① 参阅《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91页。

② 参阅《辞海》合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339页。

德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深感不安，不得不撕掉魏玛共和国^①的“民主”面纱，公开要求实行法西斯专政，重整军备，对内镇压革命，对外实行侵略扩张，掠夺原料和市场，以期摆脱危机。^②

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头目的主张正迎合垄断资本的需要。他们利用德国人民对凡尔赛和约的仇恨，狂热地煽动民族沙文主义，鼓吹只有“砸烂凡尔赛的锁链”才能“争取德国的平等”，高喊争取“生存空间”，德意志“优等民族有权统治世界”等等，从而吸引了不少群众，特别是一大批政治上幼稚的年轻人。这完全符合垄断资本侵略扩张的方针。他们又利用人民群众在危机之际反对失业、反对资本剥削的感情，打起“社会主义”的旗号，声称要在德国实行“托拉斯国有化”，“打破占有的特权”，“解决失业”等等，并竭力煽动对所谓劣等的犹太民族的仇恨，以此迷惑了不少缺乏政治觉悟、走投无路的贫苦群众；同时，这些口号的实质内容也完全能为垄断资本所接受，因为希特勒的所谓“国有化”，不过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有利于集中资本，可以欺骗劳动人民为其创造更多的利润。纳粹党还竭力鼓吹建立法西斯专政，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叫嚷“只有制止共产主义才能恢复德国经济”和“安定秩序”。而建立法西斯专政也正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内政需要。由此可见，纳粹党是垄断资本追求超额利润和发动侵略战争的理想工具，^③所以垄断资本和封建残余势力串通一气，将希特勒扶持

① 1918年11月9日德皇下台，社会民主党多数派谢德曼宣布成立共和国。1919年2月6日国民议会在魏玛召开，1919年8月11日总统艾伯特批准新宪法。在德国史上，从1919至1933年这段历史称魏玛共和国时期。

② 参阅《德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56页。

③ 参阅《德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57页。

上台。

当时德国共产党虽是德国第三大党，仅次于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中央党。由于它与社会民主党长期未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且把矛头指向社会民主党，甚至认为纳粹党是“小害”，所以未能阻止纳粹党上台。而纳粹党一上台，则立即实行法西斯专政，将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打入地下。

希特勒执政以后，进一步加强垄断资本在德国的统治地位，促使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融为一体，通过国家干预经济。希特勒还通过排犹运动转移国内日益尖锐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为德国垄断资本积累了资本。国民经济被迅速纳入战争轨道，保证垄断资本获得了巨额利润。正是通过上述措施，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增长，到了1936年失业问题解决了，群众生活有所改善，社会福利有所增加。因此拥护希特勒的人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早已潜伏的侵略战争的危机日益深重，并明显地表露出来。

希特勒积极扩军备战，1935年作了冲破凡尔赛和约束缚的尝试，他宣布实行义务兵役制，继之1936年进军莱茵兰非军事区。1938年强行合并奥地利和捷克的苏台德区。外交的胜利，更树立了希特勒的“权威”。过去在凡尔赛和约签订以后以及在经济危机年代中人们那种受辱负重、压抑沮丧的情绪，这时已被“自强不息”的精神所代替，国内民族主义的高涨达到了狂热的程度。陆军中对纳粹党持反对态度的人，也转变态度，默默地跟着希特勒走。众多的人把希特勒当作偶像崇拜，对他唯命是从。就是如此，希特勒把整个民族引向灾难深重的战争的深渊，并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在中译本里，译者把与史实无关的、纯粹是作者对希特勒的颂扬词句作了删节。

前 言

我在“领袖和帝国总理府武装部队副官处”任空军副官，从1937年6月16日至1945年4月29日历时几近八年。我在阿道夫·希特勒的身边亲自经历了德国纳粹统治的兴衰。第三帝国崩溃后，最初是军政情报和调查部门派官员到我这里来，后来形形色色的历史学家来访，他们往往问起我有关的经历和印象。我尽量按自己所知，如实地提供了情况和线索；只是在巴特南多夫和纽伦堡审判案中，我故意回避了某些事实。现在，我在这里把我的叙述和见解串联起来奉献于诸位，这些材料对研究历史和全面认识德国史的这一篇章，是否具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这有待读者和专家们去作判断了。

历史学家不断向我提问，家庭成员、亲友和战友们经常问及往事，这些都促使我对改变了我正常的军人（飞行员）生涯以后的岁月，作一番总结。这不是说，我要去考证事实和提供数据，而是想澄清我所经历的一切事情。我到帝国总理府工作之前是个上尉军官，勉强够三十岁，飞行是我的生活内容，我对就任新职丝毫不感兴趣，因为按我已有的经历，我完全有希望将来任团空军司令，现在我离开了部队调到新的岗位，以往当空军中队长时所需的军事专业知识不太用得上了，新工作要求我善于应酬和从事外交。当时空军总司令是领袖和帝国总理的亲信。他们在纳粹运动初期就有交情，而且交情很深，所以战

争之前，他们经受住了许多压力，我不仅需要适应这种特殊关系，而且在副官处作为新兴空军的代表还得对付霍斯巴赫和普特卡默尔这类厉害的角色。人们往往羡慕副官的职位，这大都出自对副官这种角色及其例行公务的无知。团一级的副官无疑可以代替团长“指挥”部队，可是我的工作中决不能出现这种例外的现象。我从来不想搞“政治”，例如代替空军总参谋长或空军人事局局长，更谈不上代替戈林个人及其国务秘书去发号施令了。我只是想在遇到困难时搞点平衡，时而提醒提醒上级，时而小心翼翼地建议纠正，不过很少鼓励什么。如果有人征求我的意见，我总是直言不讳地说出我的看法。对于空军发展陷入灾难性的境地，我的了解比一个青年军官要深刻得多。我眼巴巴地看着空军瓦解而无法予以制止，看的时间越长，心里越不愉快。我不是从那些统计报表，而是从报告中了解到，我当尉官时和我一起愉快生活过的同事们正在进行绝望的斗争。我一再要求回部队去，但是希特勒不放我走。战争爆发了，我又催着要回去，他却说，战争很快就要结束。西线进军开始了，我又要求回去，这次他毫不客气地说，我在他那里的工作时间应由他来决定。他并不欣赏他的周围出现新人这种局面。只是遇到非常事件时才发生人事变动。普特卡默尔和施蒙特的命运和我一样。作为小小的让步，希特勒允许我去作飞行。在和平和战争时期，我不必经常请示，只要有机会我就去驾驶德方使用的一切型号的飞机，从托希到梅262型。

10

虽然希特勒器重我，一直要我留在他身边，但1944年7月20日事件中我受了伤，在养伤的几个星期里，我从内心已和他疏远了。我认识到，战争打下去已经毫无意义，而结束战争的唯一障碍便是希特勒本人。尽管如此，多年来所形成的相互信任关系依然存在，这使我对希特勒统治的暗无天日视而不见，

阻挠我产生施佩尔在战争最后几个月中所孕育的想法^①

为了撰写我当副官时的回忆，我遇到非常巨大的困难。战争结束时，我的日记本全毁了。有些是我亲自烧掉的。普特卡默尔负责烧毁我留在上萨尔茨山上的日记本。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英国历史学家戴维·欧文竟然会在他1975年出版的《希特勒及其统帅们》一书*的前言中写道，我的日记本“在莫斯科”。英军逼近我岳父母的田庄时，我的妻子销毁了其他笔记。我凭借记忆追记往事，早在当俘虏时就开始了，把记忆所及的某些事情和经过诉诸于文字。七十年代初，我摆脱了繁忙的职业工作，开始过清闲的生活，于是断断续续写作本书，过去的追记成了我写作的重要基础。我的妻子记忆准确，给了我很大帮助。我当副官的那些年，我和她相互信任，经常谈心。她为我分忧，这些忧虑我是不好公开向别人谈的。我还得感谢我的弟弟，他给我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他当时在陆军总参谋部训练处任参谋，在1942年夏之前，我有机会同他深谈我所做的工作以及我遇到的难题，事后他往往扼要地作了笔记。他的经过战争保存下来的笔记勾起我的回忆，使旧景历历在目。

战后不久，市场上开始出现许多论述那一时期的历史书籍，内容多作自我表白而不实事求是。我的写作尽可能不受这些影响。我并不打算通过发表我想告诉大家的材料来标榜

① 指施佩尔谋杀希特勒的计划。参阅《第三帝国内幕》，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1页。——译者

* 欧文的另一说话也使我颇为惊奇。他说，我向他“提供了当代未曾发表过的文稿和书信”，还说我不辞辛苦“修改许多页”“他”据以撰写的文章内容”。我记得欧文对我的几次访问，记得我对他提出问题的答复。对于他后来发表的言论，我认为与事实不符，应坚决加以驳斥。

自己。我首先想到的是：关于总理府地下室最后几周的情景，有人就描写得十分离奇。当然，那时人们的心情是十分压抑的。但是我并没有看到那种世界就此浸没而需要用酒麻醉自己的绝望情绪。象往常那样，不同气质和性格的人挤在狭小的房间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很紧张。不过当时我并没有去观察地下室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尽力维持正常的工作秩序。军人在困难的时刻自然容易保持镇定的情绪。长久以来，前线军队的处境要困难得多，这种想法使我振作起来。希特勒周围的工作人员长期相互配合，关系一直正常，周围以外的人肯定会有种种矛盾。其他军事机关常有人到地下室来，他们对此也许还能回想起来。 12

我也不想参加某些人的大合唱，他们现在大声谴责他们过去所崇拜的事情，他们突然知道，甚至早就知道，一切将会有如此结局。战后我得找职业以维持生计，我不得不向前看。我从战俘营释放后无暇回首往事。再则，这战后的二十多年给了我必要的时间的间隔。这绝对不是说，我记忆所及对希特勒身边那些年的描写是最终的定论。自1914年第一次大战爆发以后，某些历史性事件对改变欧洲和世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并没有参与这种改变，然而有几年我却是历史的见证。也许我的回忆有助于澄清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

我受家庭的影响，从内心里只想当个军人。学生时代临近结束时，我谋求在哈尔伯施塔特第十二兵团当个军官候补生。我因有轻度近视而遭拒绝，我十分失望。随后我利用亲戚关系达到了个人目的，这是我服役期间唯一的一次。我的叔父奥托·冯·贝洛，当时是退役步兵将领，曾任第十四和十七军军长。他为我说了话，靠他我终于在1928年4月被录取了。我的发展道路是很不寻常的。入伍后新兵本应到营里接受训练，我却接到命令要我随同二十个同伴去施莱斯海姆“德国民用航校”

学习。这是我在去明斯特军区第六司令部报到前所受的心理技术测验的结果，我感到十分满意。我父亲在我中学毕业考试前夕已经得到这方面的消息，但他一直等到考试过去以后才告诉我的前途。在那些日子里，我感到十分愉快和自傲。在施莱斯海姆的一年里，我适合当飞行员的天赋得到了发展。同我一起去的伙伴中有一半，其中也包括我，随后被派往苏联中部伏罗涅日附近的利佩茨克，1929年5月至9月在那里接受歼击机飞行的训练。火车经过里加和莫斯科，沿途一般生活等情景给了我这样的印象，显然苏联经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后来内战的破坏，它恢复得很慢。在利佩茨克时期，我不仅在飞行方面得益不浅，富有收获，而且我在那里认识了未来的冯·舍内贝克将军，后来我和他在工作上有不断接触。我们的同事关系一直延续到今天。

清晨五点开始的飞行训练占去了我们整天的时间。我们穿的虽然是便衣，但我们的训练无疑是军事性质的。我们同苏联居民几乎没有接触，和苏联航校学生也很少来往。

1929年10月1日，我在第十二步兵团正式服役，在那里一直呆到1933年春天。我过着正常的步兵生活，只是到德累斯顿步兵学校（利斯特少将任校长，后来当了陆军元帅）参加士官生学习班学习时才中断这种生活。该校校医是希普克少校，后来他是少将军医兼空军医务总监。我所十分尊敬的两位少校军官胡贝和尼斯尔是我的战术教官。他们两人都是杰出的军人。尼斯尔后来擢升为少将和师长，死于战前。埃尔温·隆美尔当时还是个上尉军官，我也忘不了他给我讲的步兵课。

在此期间，亦即是在1932年10月1日我擢升为少尉军官以前，我曾两次参加雷希林飞行训练班，每期历时四周。训练班

的主任是威廉·比特里希。当时他已显露出军事领导的天赋，最后他任党卫队第二坦克军军长，成了武装党卫队的一名将军。

1933年7月1日，我正式脱离帝国陆军，转入当时还加以伪装的空军。我先到意大利学习飞行，在那里呆了几周，毫无收获，意大利人根本不想教我们学点什么。我在利佩茨克学到的比在意大利学到的还多。

我回德国后最初在柏林附近施塔肯军用机场服务，在一个规模较小的空军中队中当一个为陆军寻找目标的飞行员。在这安闲的一年里，我很少学到新的知识，但我领略了帝国首都郊外的景色。早晨上班前，我常和帝国国防部的阿图尔·施密特上尉一起去骑马。我早在尼恩哈根的我未来岳父的家里和他认识，从这时起我们成了朋友。

1934年秋，我调到德贝里茨132歼击机大队任中队长，从此结束了我在施塔肯那平静的生活。该大队后来命名为歼击机“里希特霍芬”二大队，1935年3月以前的大队长是罗伯特·里特尔·冯·格赖姆少校。半年后我调任歼击机团副官，团长就是冯·德林，后来他当了将军。航校的两名著名学员凯塞林和韦弗尔也来到德贝里茨。除了工作联系以外，我和两位将军建立了密切的同志般的关系。

1936年2月20日，歼Ⅲ134大队（队长即后来擢升为将军的迪诺特）调往利普施塔特，我属该大队的第七中队。1936年3月7日，我们在那里接到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的命令。我的中队从那里出发，绕过科隆市及其大教堂上空，进入迪塞尔多夫—洛豪森地区。不久，中队改名为歼134大队5中队，即（“霍斯特·韦塞尔”）134大队的一部分。它后来发展为歼234大队，最后

发展为歼132“施拉格特”大队。

我当了九年多一点“步兵飞行员”，接着我就到空军人事局局长那里报到，去接受新的任务。

尼古拉·冯·贝洛

1980年8月于德特莫尔德

目 录

前言.....	1
---------	---

第一章 1937年6月至1938年7月.....	1
--------------------------	---

赴任(2) 最初的印象(6) 拜会(11) 希特勒的生活方式、周围环境、日常活动和工作作风(17) 副官处、陆军和武装部队的领导(24) 戈林的特殊地位(27) 全国党代表大会(28) 武装部队军事演习(29) 墨索里尼作国事访问(32) 和平的几周(35) 西班牙内战(37) 1937年11月5日(40) 初上贝格霍夫山庄(42) 参观梅塞施米特股份公司(44) 轰炸机的设计(45) 岁末(47) 鲁登道夫之死(50) 新年招待会(51) 戈林的生日(51) 布洛姆贝格丑闻(53) 弗里契危机(59) 霍斯巴赫罢官(62) 凯特尔扮演的角色(63) 离奇的插曲(64) 施蒙特(65) 是赖歇瑙当陆军总司令吗?(67) 人事大变动(68) 戈林主动,希特勒被动(71) 将军们的失策(72) 余痛(75) 希特勒在慕尼黑(77) 施施尼格访上萨尔茨山(80) 2月20日在帝国国会上的演讲(83) 合并奥地利(85) 竞选旅行(93) 对意大利作国事访问(95) “绿色方案”(99) 1938年6月13日于巴尔特(102) 戈林干涉陆军事务(104) 崭新的指挥作风(106) 西部防空区(107) 空军装备不足(107)

第二章 1938年秋至1939年8月.....	109
-------------------------	-----

危机的朕兆(109) 贝克罢官(110) 视察四壁(116) 建立武装党卫队(117) “大德意志”全国党代表大

会(119) 张伯伦访问上萨尔茨山(121) 茶馆(123)
巴特戈德斯贝格(124) 慕尼黑(128) 努力扩充军
备(131) 11月9日(134) 空军装备问题(139)
1938年的总结(143) 帝国新总理府(144) 希特勒同
陆军的关系(146) 德国和波兰(148) 1月30日在帝
国国会上的演说(149) 改组空军(151) “俾斯麦号”
下水(152) 占领“残余的捷克”(154) 进入布拉
格(157) 俄国问题(159) 波兰(161) “蒂尔比茨
号”下水(162) “白色方案”(164) 希特勒五十岁
生日(164) 4月28日在帝国国会上的演说(166) 西
壁之行(168) 5月23日会议(168) 南斯拉夫摄政王
的国事访问(170) 夏季旅行(172) 德俄接近(176)
“阿尔布雷希特案件”(176) 形势激化(177) 雷希林,
7月3日(178) 战争爆发前数周(181) 德苏协
议(185) 战争爆发前几天(192) 9月3日(205)
战争爆发时的见闻(207)

第三章 1939年9月至1941年6月…………… 213

领袖大本营(213) 进军波兰(214) 华沙之战(217) 希
特勒的指挥作风和指挥方式(218) 希特勒、哈尔德、布劳
希奇(219) 决心向西进军(220) 比格布劳—凯勒酒馆内
的谋刺案(225) 希特勒对作战计划的考虑(225) 岁
末前的变化(228) “威悉演习”的准备工作(233)
关于作战计划的争论(234) 托特任军火部长(235) 塞
姆纳尔·威尔斯的使命(236) “威悉演习”(237)
进攻西方(240) 敦刻尔克(244) 胜利和停战(247)
继续对英作战(250) 希特勒和戈林性格不同(252)
“海狮”计划(253) 擢升(254) 帝国国会7月19日
会议(255) 同英国的空战(257) 暂时放慢还是放弃
“海狮”计划?(260) 家中的烦恼(262) 会见贝当、
赖伐尔和弗朗哥(363) 苏联、英国、巴尔干、直布罗
陀(265) 莫洛托夫访问柏林(263) “巴巴罗沙”
(268) 优先生产陆军军备(270) 批评的呼声(271)